

杭州评话

宋江

上海文化出版社

陈建一 主编

◎王锦堂 演出本
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编
徐永华 整理



宋

江

•
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
王锦堂 演出本 徐永华 整理
陈建一 主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杭州评话/陈建一主编. 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编.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80740 - 159 - 9

I . 杭… II . ①陈… ②杭… III . 评话 - 作品集 -

杭州市 IV . I239.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8250 号

出 版 人 陈鸣华

责任 编辑 王存礼

装 帧 设计 许 菲

书 名 杭州评话 · 宋江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1cm@ public1. sta. net. cn

网 址 www. shwenyi. com

邮 政 编码 200020

经 销 乐华书店

印 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7. 375

文 字 17 万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200 套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80740 - 159 - 9/I·156

定 价 298. 00 元(全十册)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 - 54483425

序

杭州评话与杭曲、杭州滩簧、杭州评词合称为“杭州四大曲种”，是中国著名的曲艺曲种之一，也是杭州最为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它起源于南宋年间，盛行于清代中叶，至今已有 800 多年历史。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南宋乾道、淳熙年间，临安瓦舍勾栏中专业的评话艺人有 23 人，经常演说的书目有《汉书》、《三国志》、《五代史》等。清朝光绪年间，杭州评话盛极一时，评话艺人多达 200 余人，并成立了杭州评话社，组织开展评话艺术交流学习活动。当时，杭州评话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和追捧，一度占领了杭州书场、茶楼等演出场地。新中国成立后，杭州评话艺人开始关注火热的现实生活，创作演出了一大批具有时代特色、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评话作品。

作为一种广为流传、深受欢迎的艺术形式，杭州评话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它采用杭州地方方言表演，评说历史、讲述故事，贴近百姓、贴近生活，富有浓郁的杭州地方特色，是杭州世风民俗的最好摹本之一。它讲究口、眼、身、法、步、神结合，只用一人、一桌、一扇、一醒木即可，虽然表演形式十分简单，但描述入微，渲染有方，紧扣观众心弦，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的娱乐要求。它与明清风行中国的章回小

说有着不可分割、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渗透，相互影响，共同铸就了明清通俗文化的突起高峰。

杭州评话与其他历史文化遗产一样，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根”与“魂”，是传承杭州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保护杭州评话，就是保护杭州的“根”与“魂”，就是保护杭州的历史文脉。虽然杭州评话已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挖掘、传承和弘扬杭州评话的任务依然艰巨。去年以来，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专门组织杭州评话艺人和有关专家，对历代流传下来的具有代表性的杭州评话进行了抢救性整理，并编辑出版了这套由10部经典评话组成的《杭州评话》。这对于人们了解杭州评话、当好“薪火传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满足多样文化需求，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进历史文化名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希望社会各界特别是杭州评话爱好者和杭州评话艺术从业者积极加入保护和复兴杭州评话的行列，使这一深受人民喜爱的古老艺术形式世代相传、重焕生机。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
中共杭州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江平

2007年5月28日

主编寄语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是我国七大古都之一，自秦置县至今，已有 2200 余年历史。五代吴越、南宋王朝的 14 位帝王曾先后定都于此，历 237 年。于长达八千年的文明演进和发展中，在杭州这片土地上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跨湖桥文化、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明清文化，从而构成了完整的文化发展系列。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杭州的文脉悠长，积淀深厚。

唐宋时期，杭州经济的发展带来文艺特别是诗词艺术的蓬勃发展。唐宋诗词大家白居易、苏轼曾先后任职杭州，并留下了大量咏哦西湖山水的名篇佳构。吴越国纳土归宋，为杭州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其时的造像艺术上袭李唐，下启赵宋，具有鲜明的江南特点，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至宋室南渡，汴梁等地艺人云集杭州，大大促进了南北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绘画艺术空前发展。成立于绍兴年间的南宋画院，集北宋南渡画家和江南绘画高手于一堂，成就了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等“南宋四大家”，画风亦由雄浑厚重而转为空灵俊秀。同一时期形成于杭州的浙派，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成体系的古琴流派，并对后世的古琴艺术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当时杭州的刻书业也以刻印精美而冠绝海内，被公认为全国的刻书和出版业中心。

尤值一提的是，杭州的舞台艺术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历数宋元南戏、元代杂剧、明清传奇、清代地方戏及近现代戏曲等我国戏曲的几个重要发展阶段，无不与杭州有着密切的联系。宋元间，构成中国戏曲两大体系的北曲和南曲先后在杭州得到发展，杂剧、院本、唱赚、诸宫调、傀儡、影戏等都曾在杭州粉墨登场，可谓百戏杂陈。杭州是南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据史载，南宋时期在杭州上演的官本剧目曾多达 280 种，专业性演出场所——瓦舍，更是遍布全城，为全国之最，足证当时杭州戏剧演出之盛。元代，杭州与大都（今北京）同为全国杂剧中心。其间至明初，杭州涌现了一大批杂剧作家和优秀演员。被誉为元曲大家的郑光祖、关汉卿，都曾与杭州的书会才人广泛接触，并留下不朽剧作，这进一步推动了南戏的发展。明清时期，由宋元南戏发展而成的传奇剧盛行，杭州人洪昇所作《长生殿》与《牡丹亭》、《桃花扇》齐名。清末民初，随着杭州城市人口的增多和小市民阶层的崛起，杭州地方戏逐渐形成并得到发展。当时，杭州凭借古运河的交通之利，成为戏曲流布、会集的中心。汪桂芳、谭鑫培、周信芳、盖叫天等京剧名伶均曾来杭演出。各剧种的交流、融汇，使杭州本土戏曲，如杭剧、小热昏，得以博采众长，迅速形成并发展起来。越剧由“落地唱书”调发展而为现在意义的越剧，亦发生于彼时的杭州。概言之，在我国戏曲艺术发展史中，杭州一直以创新的形态和开放的胸襟独领风骚。

明代杭州在宋代话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俗小说，同样为中国小说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杭州的藏书业至清代亦达于鼎盛。坐拥小山堂的赵氏“二林”（兄谷林、弟意林）、瓶花斋主吴焯、八千



卷楼主丁丙等，皆为名重一时的大藏书家，代表了清朝私家藏书的较高水准。文澜阁更因系清乾隆朝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分建全国的七大藏书楼之一而名闻天下。至于诸如对中国绘画史作出重要贡献的“浙派”和“武林版画”，以及坐落于湖山最胜处、在国际印学界享有尊荣的“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等足以彰显杭州文化底蕴的艺术流派、文艺大家，更是在在有之，不胜枚举。

纵观历史，形胜东南的杭州，其文化向来是多元的、开放的。“不出城郭获山水之趣，身局闹市有林泉之致”的优越自然条件，使杭州文化在具备了自然自在的艺术情趣和秀雅精致的美学特质的同时，更兼具开合得宜、恬淡大气的品质。不论是被誉为“人类文明曙光”的良渚玉文化的精致与内敛，还是京杭大运河与万里长城遥相呼应的大气与和谐，总让我们为之动容与自豪。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杭州的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发展，综合实力显著提高，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文化名城的各项建设取得显著成就。杭州的文化艺术正日益焕发出盎然的生机与活力。全市艺术创作和精品生产不断加强，社会文化事业扎实推进，城乡文化设施建设步伐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得到进一步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与丰富，广播影视和新闻出版事业快速发展，初步构建起了保障广大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然而，面对宏富的文化遗产，面对不断增强文化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加快建设“文化名城”的目标和任务，我们仍不免惴惴，并深感任重而道远。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今天的杭州，已从“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时代迈入了“吞山挟海势雄豪”的钱塘江时代，但那些贯穿时空的优秀的文化品质还是应该得到秉承与发扬，那些散落其

间的宝贵的文化财富更不应该在今天遗落。在记取历史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我们同样更应该密切关注发生在这个城市、反映这个时代精神的当代优秀文艺作品,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关于文化建设、艺术创作的理性思考和研究。因为我们相信,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因为如果不能选择有效的传播载体,文化终会成为发黄的历史和散淡的记忆。

文脉是一个城市的生命。关心、研究这个城市的文化的人越多,我们城市的特色就愈加鲜明,我们的城市也就因此更具希望。因此,我们由衷地希望《文化杭州丛书》的出版能引来人们对杭州的历史与未来的更多关注,并以更多的研究成果贡献于这座古老而年轻城市的发展与进步。



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书记、局长 陈建一

2007年5月20日

目 录

序	王国平	1
主编寄语	陈建一	1
第一回	乌龙院宋江杀惜 孔家庄文人练棍	1
第二回	清风山押司遇救 清风寨花荣打衙	22
第三回	黄将军府衙设宴 宋公明山冈用计	35
第四回	假秦明火烧老人村 真秦明遭戮满家门	57
第五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众英雄梁山入伙	69
第六回	张三郎害人反害己 呼保义返里又充军	80
第七回	避梁山宋江绕道 走夕阳公明遇险	89
第八回	浔阳江宋江蒙难 穆家庄薛永联姻	103
第九回	玄女庙宋江戴宗巧遇 浔阳江李逵张顺交手	118

第十回	李逵江州城闯祸 宋江浔阳楼题诗	136
第十一回	宋公明公堂装疯 戴宗常梁山送信	150
第十二回	智多星策划造假书 锦毛虎乔装请能人	161
第十三回	黄蜂刺奸刀审戴宗 吴学究定计救宋江	173
第十四回	众好汉会聚闹江州 黑旋风挥斧劫法场	186
第十五回	江州城险救及时雨 无为军智擒黄蜂刺	194
第十六回	恶解差行凶荒村 宋公明逼上梁山	209
后记		223

第一回

乌龙院宋江杀惜 孔家庄文人练棍

书开《宋江》。

话说大宋八帝宣和年间，在山东水泊梁山地方，结聚了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他们劫富济贫，抗暴除奸，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后人著书曰：《水浒传》。宋江便是这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中的领袖人物，对于他的事，听我慢慢道来。

且说，在山东曹州府郓城县四时村宋家庄，有一人姓宋，名江，字公明。家中有父亲宋文龙，号称太公；兄弟宋清，绰号“铁扇子”；妻子李氏及两个儿子：长子宋仁，次子宋义。家中不算豪富，亦可算得小康，温饱有余。宋江为人豪侠，广交文武好友，仗义疏财，扶人之危。因此，江湖上都称他为“及时雨”、“呼保义”。

宋江现任郓城县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这天，公务完毕无事，独自一人在街上闲逛。走至一处，忽见在百步之外的街沿上围聚着一大群人，而且越聚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不知在看什么？宋江觉得好奇，也走上前去，挤入人堆之中往里看去。只见地上坐着一位年轻小女子，约莫十七八岁年纪，蓬头乱发，衣衫褴褛，两眼含泪。紧靠小女子后面，还坐着一位老妈妈，约

莫五十左右年纪，身上衣裳正单，也是泪珠淋淋。在二人面前，铺有一纸，上面写着：

小女子阎惜娇，现年一十八岁，随父母来到郓城投亲。不幸投亲未遇，老爷又病死招商。而今孤女寡母二人，举目无亲，无力殓葬老爷。出于无奈，奴愿将贱身卖纹银五十两，以作葬爷还债之资。

宋江看罢心情沉重，走到老妈妈面前，俯下身子问道：“妈妈，你是哪乡人氏，因何如此？请能详告。”老妈妈听得有人唤他，慢慢地抬起头来，抹去泪水，朝宋江看去，只见宋江：

四十上下年纪，八尺左右身材。生就一张长方脸面，一双秀目，两条长眉，鼻正口方。两耳贴肉，有轮有坠。天庭饱满，地角方圆。三绺清须，飘洒胸前，一脸慈善相。头上戴一顶墨绿书生巾，身上穿一件墨绿海青衫。脚上着一双墨绿薄底行跟靴儿。

老妈妈看罢宋江，边泣边诉道：“老身河南东京人氏，贱姓张，阎张氏便是。不久前与老伴阎老实带着小女惜娇，到郓城来投靠失散多年的兄弟。不料寻找无着，我老伴又急又悔，便一病不起，终于病死招商，至今未能成殓。我万般无奈，才卖女葬夫。”说完，泪如泉涌。宋江听了，也觉得阵阵心酸，停了一会，说道：“妈妈别急着，小可给你想办法就是。你母女二人在此地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说着，宋江便挤出人群，匆匆而去。宋江一走，看客们就纷纷围上前来对母女道：“你们不要担忧了，遇到大好人了。”阎张氏惊疑地问道：“他是何人？”有人便道：“你知道吗？他便是救人之急、扶人之危、广行善举、与人方便的宋押司，人称‘及时雨’、‘呼保义’。”阎张氏听了，顿时展开双眉，透了一口气。阎惜娇听了众人之言，觉得自己有救了，也微微抬起头来，流出了喜悦之泪。



再说宋江匆匆回到家中，在箱笼中取出纹银五十两，又急急来到街沿母女身边，亲手将五十两纹银交给阎张氏，道：“妈妈，这些纹银就给姑娘的父亲买棺成殓吧，余下的留作你们母女生活之用。”

阎张氏双手接过银两，激动得话不成句，言不达意，痛哭流涕，半晌才道：“啊，啊，恩公呀，此恩此德叫我们母女如何报得？”

宋江微微一笑道：“妈妈，不用客气了！”此时，围观的人群已渐渐散开，宋江也欲告辞，却被阎张氏一把拉住衣袖道：“恩公，慢走！”宋江问道：“还有何事？”阎张氏道：“请恩公留下尊姓大名。”宋江回答道：“哎，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小可告辞了！”说完，转身要走，又被阎张氏拉住。阎张氏道：“恩公如此厚情，老身实在不安。还望恩公留名，并告知家中情况，日后我们母女若有出头之日，亦可报答今日之恩。”

宋江道：“五十两银子算不了什么，你们还是快替老伯买棺成殓吧！”说着，又要离去。阎张氏还是死死拉住宋江不放，道：“恩公若不肯告诉老身，老身情愿不要恩赐！”

宋江无奈，只好把自己的姓名和家中情况诉说了一遍。阎张氏听后，俯首谢恩。阎惜娇也弯腰作揖道：“有谢恩公！”

在阎惜娇作揖时，阎张氏忽然想到一个主意：在这异乡之地，遇着这样的好人，真是祖上积德，何不把女儿嫁给他，将来也好有个依靠！想罢，她便和女儿耳语几句。惜娇听了，含羞地点了点头，依偎于母亲的背后。

阎张氏复对宋江道：“恩公，常言道：送佛送到西天，渡人渡到江边。今日遇上恩公，真是我们母女的造化，老身在郓城地方举目无亲，今后的日脚如何度过，实在令人忧虑。如恩公不嫌我女低贱，老身愿将小女匹配，权作偏房小妾，伺候恩公终身，也使我母女



日后生活有靠。望勿推辞！”

宋江听了，心里一惊，忙道：“妈妈，使不得，小可已成家室，并有二子，岂能误了姑娘终身！再说，不知内情者，还道我宋公明送你五十两纹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事小可万万不能应允。望妈妈见谅！”

阎张氏道：“恩公，俗话说：‘人正不怕影子斜’！再说，大丈夫娶个三妻四妾也理所当然，况恩公不是贪色，而是救人之危，望恩公切莫借词推却。以老身看来，恩公若能应允此事，好处有三：一能使我家在九泉之下瞑目；二可使我母女得以终身报答恩公；三可使我母女从此攀附了大树，吃穿有着落，不受风霜雨雪、四处飘零之苦。”说罢，母女俩“啪”地双双跪下。

宋江见此情景，发了慈悲，双手将阎张氏和惜娇扶了起来，并答应将惜娇纳为偏房小妾。随后宋江帮助母女俩将阎老实葬殓，又在乌龙院租了一间房子，安置惜娇母女，每月供养生活。从此之后，阎惜娇母女俩依着宋江，不愁吃穿，日子过得十分安逸。

话分两头，书中再表一人。此人姓张，名文远，出身贫苦。因排行第三，人们又叫他张三郎。一年，狂风怒吼，飞雪漫天，张文远跟着母亲沿街乞讨。可怜母亲年迈体弱，冻死在雪地上。

张文远独自一人，龟缩在山神庙内，也冻得不省人事，气息奄奄。恰遇宋江路经山神庙，见有人倒地，赶上前去，在他身上一摸，发觉心口还有热气，便急忙叫人帮助，灌了热姜汤。等张文远苏醒过来，宋江问明了他的身世。

原来张文远祖籍江苏苏州人氏，怎奈生不逢时，连年遭灾，一家四口，父亡兄死。为了求生，张文远只得随母亲四方求乞，八方觅暖。这天，来到山东曹州府，不幸在途中遇上大雪，母亲冻死路旁，自己也差一点成了异乡之鬼。宋江听了张文远的悲惨身世，生

了怜悯之心，就将张文远收在身边抚养。

且说张文远这孩子倒也聪明伶俐，又生得一表人材，齿白唇红，眉清目秀。到了一十八岁，他就能帮宋江抄写文书，办些公案之事；平时，也喜钻研学问，诗词歌赋，张口皆来。到了二十二岁那年，宋江在街沿收容了惜娇母女，张文远便经常随宋江到乌龙院去玩耍。

不想张文远虽是苦水苗苗，但也是个风流角色。开始到乌龙院见了惜娇，他老老实实唤声：“师母娘”。有时还避着宋江，单独到乌龙院，与惜娇言来语去。久而久之，两人渐渐起了邪念。

一日，张文远又来乌龙院，阎惜娇正单人卧在床上胡思乱想，见三郎来了，一时欲火上升，开了房门，迎三郎入室，半推半就，成了好事。从此，两人常来常往，如胶似漆。时间久了，街坊邻里知道了此事，都在背后窃窃私议，一时传出不少流言蜚语。常言道：没有不透风的墙。后来宋江自己也听到了。

宋江是个正直之人，心想：当时我纳阎惜娇为妾本就勉强，眼下她既对我无情，我也不必去讨没趣。于是假借公务在身，不去乌龙院。这样一来，两个淫荡男女便更加肆无忌惮了。

却说一日宋江心情不悦，一个人正在路上走着，忽听一人唤他。宋江回头看去，只见那人风尘仆仆，边唤边朝他走来，宋江便迎上前去与那人答话。此人姓刘名唐，绰号“赤发鬼”。乃是梁山义士，奉了梁山寨主“托塔天王”晁盖之命，拿了五条赤金，并有书信一封，特来山东郓城县答谢宋江报信救命之恩的。

列位要问，宋江是如何救得晁盖的？喏！书在前，表在后，且听说书人从头道来。

当年，山东曹州府石碣村，分为东溪村和西溪村。东溪村人旺物足，很是富裕；西溪村烟火不兴，十分贫穷。西溪村的百姓议道：



“东溪村有一座石宝塔，重八百斤，镇压风水，所以才好起来的。我们西溪村穷，就因为没有镇风水的宝塔。”百姓的这些议论有人信，也有人不信，然而却不胫而走，越传越神，后来被西溪村的保正晁盖听到了。一天夜间，他不声不响独自来到东溪村，将石宝塔端托过来，放在西溪村的村头。

第二天，这事被东溪村知道了，纷纷赶到西溪村去，要夺回这座石宝塔。晁盖道：“塔是我端托过来的，如果你们中也有人和我一样，一个人将它端托回去，那石宝塔就是你们的。”东溪村人听了，都瞠目结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好叹气回去。从此，晁盖的“托塔天王”绰号，也就传出来了。

晁盖不但力大过人，武艺高强，而且广交朋友，很讲义气。他在西溪村先后结交了教书先生“智多星”吴用和打鱼度日的“阮氏三雄”：“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还有“白日鼠”白胜、“入云龙”公孙胜。同时，还结识了“及时雨”宋江和马步都快“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他们模仿三国时期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做法，结拜“十兄弟”：晁盖老大，宋江老二，吴用老三，公孙胜老四，朱仝老五，雷横老六，阮氏三雄为老七、老八、老九，白胜最小为老十。十兄弟仗义疏财，除暴安良。

一天，他们闻听老奸雄蔡京为做六十大寿，收罗了天下的珊瑚玛瑙、翡翠玉石、古董玩器、屏条字画和金银财宝，价值十万金，派了五百兵士专程护送去京都。晁盖便与石碣村的弟兄们商量，智取“生辰纲”，截获了全部财物。

在曹州地面丢失了蔡宰相的大寿礼物，使曹州府吃惊不小，赶紧差得力的衙役，缉拿盗匪。可是衙役四处寻拿，毫无着落。这样，一月过，二月来；二月过，三月来……衙役破不了案子，缉不到盗匪，府上也只得积案延办。